陈述信

|  |
| --- |
| 晏冰老师：  您好！我是电子系张鸿琳（学号2019012137）。我终稿文章的主题是根据《太平广记》对《搜神记》中篇目的筛选，推测《太平广记》具有怎样的选篇原则。其实该主题和我最开始拟稿中的主题相差较大，我拟稿中提出的主题为根据一些志怪小说合集探究佛教和道教等宗教因素在志怪文学中有怎样的不同的意象表现和价值导向，该主题涉及的范围面较大，不够具体，容易在研究过程中产生“雨打沙滩万点坑”的问题。在收到老师和同学的建议后，我尝试把研究问题改为通过对《太平广记》神仙一至十篇目的文本分析与时代背景考察，探究道教神仙崇拜体系的形成过程，但是经老师提醒，我发现我不能很好地让读者信服为什么要把研究范围确定为神仙类的一到十篇。不过我阅读《太平广记》研究文献时，发现其选篇原则是一个很好的研究问题且目前相关研究很少，所以在上一个研究题目行不通后，我把研究方向确定为了《太平广记》的选篇原则，同时由于老师发的课后材料中有关于《搜神记》的篇目，我在阅读后对《搜神记》有了初步了解，觉得《搜神记》作为著名的志怪小说集，将其作为研究《太平广记》的切入点很不错，《太平广记》中也收录了很多其中的篇目，将该研究范围确定为《太平广记》收录的《搜神记》篇目后，研究任务在几天时间内也基本可以完成，所以最后确定了终稿中的主题。  在（由初稿到终稿的）修改过程中，使我最有成就感的部分是对《太平广记》中故事时间设定为汉朝之前的篇目的重新梳理。在此前我直接从《太平广记》对《搜神记》篇目的筛选结果出发，因为《搜神记》中时间设定早于汉朝的篇目基本都未被收录，所以我认为《太平广记》会单纯根据故事设定时间把所有早于汉朝的篇目剔除，由于这和一些文献的总结相符，所以没有进一步求证，经老师提醒，发现这一结论并不全面，所以在修改初稿时针对该部分进行了进一步修正。我通过直接搜索时间节点（如周朝、殷商、战国）的方法，发现《太平广记》中确实存在一些故事设定时间早于汉朝的篇目，但是除去个别篇目外，它们基本都和道教相关，多被归为“神仙”一类，而这恰好和我此前的另一个论点相符，即《太平广记》具有的宗教宣传目的（本质上是皇权宣传）对其篇目筛选有很大影响。通过这部分的重新考证，使得我的结论更为全面，且论点之间的彼此融洽、相互印证也增强了说服力。  写作过程中，让我感觉最有挑战性的部分是对《搜神记》中未被收录的篇目的特征分析。经统计现二十卷版本《搜神记》中共有四百余篇未被收录到《太平广记》中，首先需要排除掉其中被间接选录的篇目，只能一篇一篇地在《太平广记》中检索主人公姓名，如果没有出现则基本可以确认该篇目未被选录，工作量较大。然后再找到余下的确定未被（直接或间接）选录的篇目共同特征，进而由这些特征推断《太平广记》的选篇原则，幸运的是，二十卷版本《搜神记》各卷是按照一定共性编排的，有一些卷基本全部篇目未被收录，根据这卷中篇目的共性可以很快确定出一些共同特征（比如描写暴乱、反叛、王朝灭亡的篇目就集中在卷六和卷七），然后其他一些零散的未收录篇目则基本可以依照已经总结出的一些选篇原则归类。  如有可能，我希望再针对三个方面改进本文：①二十卷版本《搜神记》中卷十有关梦的篇目基本都未被收录，但是从目前总结的选篇原则出发，并不能很好地解释为什么这些篇目不被收录，可以对《太平广记》中“梦”类进行进一步研究，或许这一类有特殊的选篇原则；②根据此前的一些文献结论，本次研究采用的二十卷版本《搜神记》相较于原版除去有一些篇目失传外，还包含一些本不属于原版《搜神记》的篇目，这是后人重新纂集过程中错误地将这些篇目录入了二十卷版《搜神记》中造成的，其实可以结合文献再探讨一下哪些篇目本身并不是（《太平广记》编纂时参考的）《搜神记》中的篇目，在排除掉这些篇目后再用剩下的篇目分析推断《太平广记》选篇原则，或许可以排除掉一些难以解释的未选录篇目，使推断结果更明确（不过在总体上对结论影响应该不大，因为经统计，比较常见的情况是《搜神记》中一整个卷都未被选录，个别篇目被错误收录到二十卷版《搜神记》中不会影响这一个卷具有的共性）；③可以把根据《搜神记》中篇目收录与否推断得到的《太平广记》选篇原则应用到其他引用书目上，对其篇目的收录情况进行推断，并和实际收录情况进行对比，从而验证这些选篇原则的准确性、正确性，提高文章说服力。  最后谈一下这一小学期的感受，毫无疑问的是，经过这一小学期的学习，收获颇丰。这两周时间的学习着实十分紧凑，我不仅阅读了许多自己感兴趣的志怪小说，还第一次以比较完整的流程完成了一次研究性写作，前期进行文献调研时，用了老师建议的根据文献引用脉络的检索方法，很快找到了不少有用的文献，随后确定题目的过程中，老师也提供了很多帮助，让我逐渐确定了一个较为具体、可行的研究题目，面批我也感觉十分有效，让我迅速定位到了很多此前没有注意到的写作问题，结合课上老师讲解的各方面的写作要点，最后完成这一终稿，成就感十足，能明显感受到自己写作能力的提高。在课上进行的一些活动也十分有趣，比如组内讨论，让我得以和其他优秀的同学交流想法并互相学习写作经验，还有辩论，那种短时间内的思辨碰撞很是紧张刺激，最后的课堂报告，更是让我亲身实践了做分享式演讲的技巧，在这些课上活动中，我逐渐提升了自己的沟通能力。综上所述，“写作与沟通”这门课名副其实，感谢老师在宝贵的假期时间准备了如此丰富的课堂内容和活动，也感谢老师在我写作过程中的悉心点评和指导，愿老师桃李满天下，春晖遍四方！  张鸿琳  2022.8.10 |

从《太平广记》选录《搜神记》篇目管窥《太平广记》选篇原则

张鸿琳（2019012137，zhang-hl19@mails.tsinghua.edu.cn）

摘要：本文分析了《太平广记》对《搜神记》篇目的筛选，相较于此前的相关研究将考察篇目划定到了更小、更具体的范围，通过上述分析对《太平广记》的选篇原则进行推断，是对以往研究结论的印证和进一步探索。研究发现《太平广记》会针对不同版本详尽程度，故事发生时间，内容中是否存在反叛暴乱暗示以及故事性、惊奇性、核心人物是否缺失这几个方面对篇目进行筛选。

关键词：《太平广记》；《搜神记》；选篇原则

《太平广记》是宋初（太平兴国年间）李昉等十余人奉宋太宗赵匡义之命编写的一部大型小说总集，将自汉朝到宋初各种的稗史、杂编小说收录其中，共有500卷，下分92个大类，类下再分子目，共计有150多个子目[[1]](#footnote-1)，引用书目多达400多部，清代《四库全书总目》评价此书为：“古来轶闻琐事，僻籍遗文咸在焉，卷帙轻者往往全部收入，盖小说家之渊海也。”[[2]](#footnote-2)可见其在中国小说史上的深远影响，具有很高的研究价值。

《搜神记》为东晋史学家干宝著录的笔记体志怪小说集，原30卷本已佚，经后人缀辑增益而成现在20卷版本[[3]](#footnote-3)。虽然一些篇目已经失传，但是留存篇目仍具有较高的研究价值，且是《太平广记》中重要的篇目来源之一。

1. 研究背景与研究问题的提出

当前学界对《太平广记》（以下简称《广记》）的研究多集中在其成书背景、成书时间、流传过程中产生的版本变迁等问题以及对具体类别篇目的文本分析上，然而对其选篇原则的研究很少。目前可以找到的唯一一篇研究《广记》选篇原则的文献为熊明的《〈太平广记〉的选篇原则与汉唐小说的搜集确认》[[4]](#footnote-4)，文章中对《太平广记》篇目进行了大致梳理，得到了对其选篇原则的基本推断：首先，《广记》中许多篇目往往是拼合两书甚至三书之文而成，且同一标目下汇集的多个故事又往往彼此有联系，可见其选篇注重故事的完整性；其次，《广记》选篇时注重故事的惊奇性，可以从其收录自经部与史部的正史类故事看出，如《孔子》一文中孔子的惊人预言得到验证，《蔡邕》一文描写蔡邕依靠琴声对弹琴者内心的惊人判断，都是专门挑选的真实历史人物的惊奇故事；此外，《广记》选录的原文的题目若不包含人物，则弃用原题目替换为人物名，而原文没有题目的篇目被收录后也往往以人物名作为题目，体现出其选篇时以人物为中心的原则。

虽然熊明已经对《广记》的选篇原则提出了较为可靠的结论，但是该结论建立在对整本《广记》的全部篇目的大致分析上，较为笼统，仍然存在很多可能的选篇原则有待发掘，需要进一步具体研究的开展。《搜神记》搜集了晋以前的大量志怪故事，是《广记》的重要篇目来源之一，因此本文希望将目光聚焦于《广记》中标注为直接选录自《搜神记》的篇目，分析《广记》对《搜神记》中篇目的筛选，从一定程度上印证熊明提出的观点并得到对《太平广记》选篇原则的更深认识。

1. 统计结果展示

由于《广记》对原文出处的标注十分详尽，故而可以较为方便地直接从《广记》中筛选得到直接选录自《搜神记》的篇目。经统计《广记》中共有75篇被标注为直接选录自《搜神记》，这75篇中有52篇可以在现二十卷版本《搜神记》中找到对应的原文，大致信息如下：

表1 《太平广记》与二十卷版本《搜神记》对应篇目统计

|  |  |  |  |  |  |
| --- | --- | --- | --- | --- | --- |
| **《广记》题目** | **现存《搜神记》题目** | **卷数** | **《广记》题目** | **现存《搜神记》题目** | **卷数** |
| 营陵人 | 营陵道人令见死人 | 卷二 | 李宪 | 树神黄祖 | 卷十八 |
| 郭璞 | 郭璞筮病 | 卷三 | 张遗 | 张辽除树怪 | 卷十八 |
| 臧仲英 | 臧仲英遇怪 | 卷三 | 陆敬叔 | 陆敬叔烹彭侯 | 卷十八 |
| 张璞 | 张璞投女 | 卷四 | 陈羡 | 山魅阿紫 | 卷十八 |
| 胡母班 | 胡母班致书 | 卷四 | 丁初 | 苍獭化妇 | 卷十八 |
| 黄石公 | 黄石公祠 | 卷四 | 张宽 | 张宽斗蛇翁 | 卷十九 |
| 戴氏女 | 戴侯祠 | 卷四 | 魏舒 | 司徒府大蛇 | 卷十九 |
| 王祐 | 王祐与赵公明府参佐 | 卷五 | 子路 | 孔子论五酉 | 卷十九 |
| 蒋虫 | 蒋子文成神 | 卷五 | 张福 | 张福遇鼍妇 | 卷十九 |
| 张骋 | 牛能言 | 卷七 | 谢非 | 谢非除庙妖 | 卷十九 |
| 张氏 | 张氏传钩 | 卷九 | 豫章民婢 | 鼠妇迎丧 | 卷十九 |
| 东方朔 | 东方朔消患 | 卷十一 | 陈甲 | 华亭大蛇 | 卷二十 |
| 零陵太守女 | 饮水生儿 | 卷十一 | 建业妇人 | 建业妇人 | 卷二十 |
| 荥阳廖氏 | 营阳蛇蛊 | 卷十二 | 隋侯 | 隋侯珠 | 卷二十 |
| 怀瑶 | 地中犀犬 | 卷十二 | 庞企 | 蝼蛄神 | 卷二十 |
| 杨道和 | 霹雳落地 | 卷十二 | 白水素女 | - | - |
| 窦武 | 窦氏蛇 | 卷十四 | 广州人 | - | - |
| 新喻男子 | 羽衣女 | 卷十四 | 徐祖 | - | - |
| 马势妇 | 马势妇 | 卷十五 | 宗叔林 | - | - |
| 杜锡家婢 | 杜锡婢 | 卷十五 | 徐祖 | - | - |
| 河间女子 | 河间女 | 卷十五 | 戴文谌 | - | - |
| 颜畿 | 颜畿 | 卷十五 | 竺昙遂 | - | - |
| 贾偶 | 贾偶 | 卷十五 | 申翼之 | - | - |
| 诸仲务 | 产亡点面 | 卷十六 | 无名夫妇 | - | - |
| 卢充 | 卢充幽婚 | 卷十六 | 翟宣 | - | - |
| 文颖 | 文颖移棺 | 卷十六 | 王基 | - | - |
| 秦巨伯 | 秦巨伯斗鬼 | 卷十六 | 公孙渊 | - | - |
| 新蔡王昭平 | 弓弩射鬼 | 卷十六 | 天台二女 | - | - |
| 施续门生 | 黑衣白袷鬼 | 卷十六 | 王献 | - | - |
| 度朔君 | 度朔君 | 卷十七 | 富阳王氏 | - | - |
| 陈臣 | 筋竹长人 | 卷十七 | 湘穴 | - | - |
| 范丹 | 贞节先生范丹 | 卷十七 | 王伯阳 | - | - |
| 费季 | 费季居楚 | 卷十七 | 聂友 | - | - |
| 倪彦思 | 倪彦思家狸怪 | 卷十七 | 陈斐 | - | - |
| 东莱陈氏 | 釜中白头公 | 卷十七 | 夏侯藻 | - | - |
| 顿丘人 | 顿丘魅物 | 卷十七 | 章苟 | - | - |
| 虞定国 | 鬼扮虞定国 | 卷十七 | 葛辉夫 | - | - |
| 朱诞给使 | 朱诞给使射鸣蝉 | 卷十七 |  |  |  |

《广记》中标注收录自《搜神记》但是从现二十卷版本《搜神记》中找不到对应原文的篇目有23篇，这些篇目可能属于《搜神记》在流传过程中散失的部分。

1. 统计结果分析

由上面统计出的《搜神记》中被收录在《广记》中的篇目，可以发现当前留存二十卷版本《搜神记》的题目重点在于描述故事的主要情节，若是介绍某人物的生平才用其人物名作为题目，不过周俊勋在《二十卷本〈搜神记〉的构成及整理》[[5]](#footnote-5)中指出：“干宝《搜神记》三十卷，大约在唐五代时亡佚。今二十卷本《搜神记》乃明胡震亨根据唐宋类书辑录而成，姚叔祥曾参加校订。”二十卷版本《搜神记》显然不是《广记》在编纂时参考的版本，从和《广记》同时期编纂的《太平御览》中卷五百“奴婢”部分可以发现，其引用《左传》时指出所引用句子出自《襄四年》篇，引用《论语》时指出所引用句子出自《微子》篇，但是引用《搜神记》中诸葛恪家婢女和杜世嘏家婢女的故事时则没有指出篇目题目，因而《广记》参考的《搜神记》版本可能没有像二十卷版本这样的单个篇目的题目，也就是说《广记》中收录的《搜神记》篇目的题目很有可能是在编纂时才根据故事内容加上的。从《广记》中为各个引用篇目加上的题目可以看出，其基本全部为核心人物名，这和熊明此前的研究是吻合的，体现出《广记》选篇时以人物为核心的特点。

上面统计出的被《广记》收录的《搜神记》篇目所属的类别繁杂，很难找出更多的共性，因此单单通过对这些被选录篇目的分析难以进一步得出关于选篇原则的结论。但是将《搜神记》中被收录的篇目剔除后，分析发现未被收录的篇目往往具有较为鲜明的共性，所以下面针对这些未被收录的篇目进行分析。

当今20卷版本《搜神记》共454篇，除去被标注为直接收录自《搜神记》的52篇，共有402篇未被直接收录。

实际上这402个篇目中有不少篇目的故事是包含在《广记》中的，但是没有被标注为选录自《搜神记》，而是被标注为选录自其它书目，考虑到《广记》所引书目很多都是志怪小说合集，其中往往存在对前人作品的收录的交集，也就是两本或者多本引用书目中都包含同一故事，此时《广记》会挑选其中一篇作为引用来源，这或许从侧面说明了《广记》编纂过程中对多本书的搜集整理工作是同时进行的，并且具有一套有效的查重机制，否则就有可能出现同一故事被多次收录的现象，那么《广记》是以怎样的原则从来自多本不同书目的相同故事中选择收录哪一篇呢？通过对比发现，《广记》或许更倾向于选择记载更为详尽的版本，比如《搜神记》中《淮南八老人》篇目以较短的篇幅记载了能够返老还童的淮南八公前来拜访淮南王的故事，没有被直接收录到《广记》中，将其替代的是与《搜神记》编纂于同一时期的《神仙传》中关于淮南王刘安的大篇幅记载，不仅包含了刘安的生平介绍还包含淮南八公来拜访的桥段，且详细展开描写了淮南八公的各自本领，《广记》中的《刘根》也是类似的情况，被收录的仍然是《神仙传》中记载较为详尽的版本。然而还有一些篇目《广记》中收录的版本和《搜神记》中版本基本一致，不存在谁更详尽的问题，此时《广记》会以怎样的原则从两篇相同的故事中选择收录来源呢？一个比较常见的猜想是，或许更早成书的作品中的原文会被收录，但实际上《广记》似乎没有这样的原则，比如《天竺胡人》这一篇在《搜神记》中有完全相同的原文，却被标注收录自成书于唐代的《法苑珠林》，说明《广记》更重视搜集而非溯源，这样可以从一定程度上减少搜集篇目时不必要的投入。

除去上面那些被间接收录的文章，余下的基本可以确定为完全被舍弃的篇目，从这些篇目中可以发现有一些未收录篇目，比如卷一的部分篇目以及卷十四的部分篇目，在故事发生时间上具有鲜明的共通点：均发生于汉朝之前，即上古三皇五帝、夏商周、春秋战国等时期。其中十分有名但未被收录的篇目有《神农鞭百草》、《嫦娥奔月》，此外还有诸如《搜神记》第一卷中《雨师赤松子》、《赤将子轝》、《宁封子自焚》、《偓佺采药》等篇目基本都是这种情况。这说明《广记》作者们在编纂时在有意地根据小说故事发生时间进行筛选，基本剔除了《搜神记》中故事发生时间设定为汉朝以前的篇目，这和学界的普遍认知相吻合，正如汪绍楹《太平广记》“点校说明”所言[[6]](#footnote-6)，《太平广记》“专门收集自汉代至宋初的野史小说”，所以《太平广记》实质上是一部主要收录汉唐小说的小说总集。但是纵观《广记》全书，存在不少故事发生时间设定为汉朝以前的篇目，这是否存在矛盾呢？事实上，通过对《广记》中设定早于汉朝的篇目的整合梳理，可以发现除去个别篇目外，这些时间设定在汉朝之前的篇目基本都和道教有关，如背景为春秋时期的《老子》，背景为周朝的《周穆王》（周穆王被道教尊奉为“冲虚真人”），背景为战国时期的《王次仲》（道教中神仙），背景为战国时期的《鬼谷先生》（道教重要人物）等等，这些篇目也多被归类为“神仙”，也就是说《广记》编纂者在对道教故事、人物进行搜集时，可能会无视时间设定的限制，将一些时间较早的篇目收录其中，这和《广记》的宗教宣传目的是密不可分的。袁文春在《宋太宗诏修〈太平广记〉主旨新探》[[7]](#footnote-7)中细致论证了《广记》所发挥的宗教宣传作用，从《广记》的目录中类别设置可看出佛道部分占比甚大，经统计所有宗教类目的卷数占全书卷数的56%，若加上物类的精怪信仰，则该比例可进一步达到百分之六七十，一方面原因是佛道本身的教义劝人从善，利于稳固统治，另一方面原因则是佛道的神秘色彩为王朝合法性提供了论证，如宋太祖赵匡胤以一块木牌上的谶语“点检作天子”为自己对后周的背叛提供了神秘的支持，仿佛王朝的更替是已有预兆的必然，而宋太宗则利用道士张守真的“宋朝第二主”的预言为自己“烛影斧声”的篡位之举神圣化。

此外，还有一些未选录的篇目，如《搜神记》中卷六、卷七的大部分篇目，在内容上表现出鲜明的共性——描述暴乱、反叛、王朝灭亡的征兆。以《搜神记》中卷七中的篇目为例，如《开石文字》中一块石头暗示了三国时魏晋更替的预兆，《西晋祸征》中描述了晋朝内乱亡国的征兆，《太康二龙》中描写了有两只龙相互争斗预示着胡人自立为皇帝的故事，《两足虎》记叙着一些特殊野兽的出现是王室混乱的征兆等等。这些篇目未被收录的原因或许有二，其一，《广记》作为宋太宗亲自下诏命令编纂的类书，是统治者宣传的有力工具，正如前面所举的宋太祖利用谶语为自己反叛辩护、宋太宗利用道士预言为自己篡位辩护的例子，不难发现，宋统治者深知富有神秘色彩的所谓征兆的宣传在民间是颇有市场的，且会有意识地使用这一工具为自己皇权的取得提供支持，宋太宗自然不希望如此有力的武器指向自己，故而让《广记》编纂者将有关王朝灭亡、篡位等不利于当下皇权维持并且可能有损自身形象的消极征兆故事删减掉是合情合理的。《广记》中有一个类别为皇帝休征，是关于皇帝的征兆，几乎全部都是以吉兆的口吻来描写皇位的获得，这也和上述背景相吻合。原因其二，正如熊明的研究结论一样，这些征兆故事中很多都缺乏核心人物，仅仅是描述现象，所以没有被收录，如《狗与彘交》一文没有人物，仅描述了猪狗交配这一征兆现象及其内涵，《天雨草》写了天上像下雨一样下草的现象和征兆含义，也没有具体人物的出现，与之相反的是，《搜神记》卷七中的《牛能言》描写了牛说话昭示着造反的出现，情节出现了反叛的内容，但还是被选为《广记》中的《张骋》一文，或许就和这篇征兆具有核心人物和围绕其展开的情节有关，另外其情节中牛说话的征兆虽然预言了主人公的造反，但是造反最终失败了，主人公也被株连九族，所以可能也起到了警示世人不要造反的宣传作用，没有被编纂者刻意排除。

还有一些篇目没有被选录，可能完全是由于其缺乏故事性、惊奇性，这也和熊明的结论相合。如《搜神记》中的《贾佩兰说宫内事》仅仅是以一个名叫贾佩兰的宫女的视角来描写她在宫内生活、过节的欢乐情景，完全没有故事的起承转合，所叙述的宫内事也无非是歌舞、下棋和享用节日美食，实在无让人赞叹之物，或许因此而没有被收录，另一篇未被收录的《快犬救主》则更加贴近生活，记叙了一只狗勇斗毒蛇并四处嚎叫引来众人救助昏迷的主人的故事，虽然有情节，但也是无惊奇可言。

由上面的一些举例分析，不难发现熊明总结出的选篇原则，即故事完整性、惊奇性以及以人物为核心，在《广记》对《搜神记》篇目的筛选中基本得以充分体现，那么为什么会产生如此原则？据凌郁之《〈太平广记〉的编刻、传播及小说观念》[[8]](#footnote-8)一文的研究，他认为作为和《太平御览》、《文苑英华》同时期编纂的大型类书，《广记》和二者的修撰目的和采集对象各有不同，《太平御览》的目标为“故事”，《文苑英华》的目标为“文章”，而《广记》的纂集目标为“小说”，对《广记》的编纂过程是对“宋人关于小说认识的一次全面检验和实践”，正是由于编纂者们有了关于“小说”的共同认知，所以才能在搜集选录时心照不宣，最后得到这样一部小说总集而非“体例驳杂之书”。要理清楚所谓“小说”的概念，最核心的一点就是要将其和“故事”区别开来，故事的重心在于描述情节，也就是叙事，然而小说的重心在于塑造人物，通过叙述情节以及交代环境来反映社会生活，小说需要有完整的故事叙述，也要有惊奇的桥段抓住读者，最重要的也就是核心人物的刻画，也就是说《广记》的部分选篇倾向是和其搜集“小说”的目的相吻合的。

1. 结语

本文聚焦于《太平广记》对《搜神记》篇目的筛选，统计了《太平广记》中直接标注为收录自《搜神记》的篇目共75篇，对这些被收录的篇目的题目变更进行了简要分析，随后着重探讨《搜神记》中未被收录的篇目所具有的共性、特征，推断出了《太平广记》的一些选篇原则，可以分为以下几点：

* 注重搜集而非溯源，尽可能保障收录小说内容的全面详尽。当遇到多本参考书目中有类似的篇目，则取其中较为完整详尽的版本收录，如果多本书中有完全相同的篇目，则并不刻意选出其中成书时间最早的版本，往往是任取其中一个版本收录，存在某种有效的查重机制，避免文章的重复收录。
* 对小说设定故事发生时间有筛选，汉朝以前的篇目基本都不收录，但是一些道教相关故事的收录似乎不受到这样的时间限制。针对故事发生时间进行筛选可能是出于搜集、编纂难度以及整理价值的考虑，上古时期到春秋战国的大部分篇目，即使是非常有名的神话故事也被舍弃，但是一些有关道教的篇目则不受到时间设定的限制，这或许和《太平广记》的宗教宣传目的有关。
* 描写暴乱、反叛、王朝灭亡的征兆的篇目一般不会被收录。编纂《太平广记》时为宋太宗太平兴国年间，是新朝代的开端，而《太平广记》本身在民间流传过程中承担着教化与宣传的作用，统治者可能不希望关于皇权更迭的一些负面征兆、思想在民间传播，这样不利于统治稳固，此外这些篇目很多都缺乏核心人物，可能也是由于不太符合“小说”的特征所以未被收录。
* 缺乏故事性、惊奇性或者核心人物缺失的篇目往往都不收录。《太平广记》的纂集目标为“小说”，假如故事性、惊奇性不佳则作为小说很难吸引读者且很难塑造人物形象，不是一篇好小说，而缺乏核心人物则完成无法称之为小说。

通过以上研究过程，对《搜神记》中具体篇目的收录与否与其内在特征进行了关联分析，一方面印证了熊明此前的研究结论，即《太平广记》选篇注重故事完整性、惊奇性并以人物为中心，另一方面还补充了更多较为可靠的选篇原则，为未来进一步相关研究的开展提供了参考。

1. 李季平，王洪军：《〈太平广记〉社会史料初探》，《齐鲁学刊》1996年第5期。 [↑](#footnote-ref-1)
2. 赵维国：《论〈太平广记〉纂修的文化因素》，《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3期。 [↑](#footnote-ref-2)
3. 张薇薇：《〈搜神记〉的主要版本流传及研究概览》，《阜阳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2期。 [↑](#footnote-ref-3)
4. 熊明：《〈太平广记〉的选篇原则与汉唐小说的搜集确认》，《中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37期。 [↑](#footnote-ref-4)
5. 周俊勋：《二十卷本〈搜神记〉的构成及整理》，《西南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3期。 [↑](#footnote-ref-5)
6. 熊明：《〈太平广记〉的选篇原则与汉唐小说的搜集确认》，《中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37期。 [↑](#footnote-ref-6)
7. 袁文春：《宋太宗诏修〈太平广记〉主旨新探》，《中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18期。 [↑](#footnote-ref-7)
8. 凌郁之：《〈太平广记〉的编刻、传播及小说观念》，《苏州科技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3期。 [↑](#footnote-ref-8)